

## 《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神话原型与象征

袁秀萍 樊姝好

(楚雄师范学院外语系,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要:** 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大量运用《圣经》神话原型与象征意象, 使作品超越具体故事情节和时空的限制而上升到涵纳整个人类存在的高度, 成为了一则探讨人的命运和现代人的精神出路的“现代神话”, 反映了福克纳对人和人类社会所进行的深刻、客观的探索。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 《圣经》; 原型; 象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406 (2008) 12 - 0001 - 04

### 一、《喧哗与骚动》与神话原型

#### 1. 神话原型批评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 西方文学批评界兴起了以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流派。诺斯洛普·弗莱对神话批评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把神话批评方法直接用于文学作品分析。弗莱认为, 神话是“文学的机构因素, 因为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神话’, 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复活, 已包括了文学的一切故事, 文学不过是神话的原型模式而已”。<sup>[1]</sup>“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 它们可以是意象、主题、象征、人物, 也可以是结构单位, 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且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它们体现着文学的传统力量、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 又是历史文化的, 它把文学同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sup>[2](P16-17)</sup>甚至有人断言“20世纪是神话复兴的世纪”。<sup>[2](P1)</sup>这种观点也许有些夸张, 但现代主义作家大量从宗教、古希腊罗马神话等远古神话原型中吸取营养, 作为自己创作的参照, 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领域里的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 格外引人注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是原型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格由意识和无意识组成; 无意识又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个体潜意识的内容大部分是情绪,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sup>[3](P296-397)</sup>荣格认为原型并非是遗传的概念或思想模式, 而是以某种同样的方式对特定刺激作出

反应的预定倾向, 是一种“遗传形式”, 是我们祖先反复经验所形成的原始意象。这些意象体现在神话、梦、宗教、幻想和文学中。他认为, 伟大的艺术家对原型非常敏感, 具有超人的原始想象力和用原始的意象来表达其经验和感受的能力。“艺术家常常根据素材的性质, 借助神话使他们的经验以最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sup>[4](P168)</sup>

#### 2. 《喧哗与骚动》与《圣经》神话原型

《圣经》被喻为英美文学三大伏流之一。它为不少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班扬的《天路历程》、弥尔顿的《失乐园》、《力士参孙》皆取材于圣经故事。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中的主人公埃哈伯及故事的讲述者伊希梅尔, 也可在《圣经》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神话原型。现代作家福克纳的创作同样深受《圣经》的影响, 根据柯菲的统计, 福克纳在其作品中直接和间接地使用了《圣经》达379次之多。“福克纳如此有效地包容和戏剧化了基本的基督教观念, 以至于他能公正地被认为是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之一”。<sup>[5](P118)</sup>虽然称福克纳为基督教作家有失偏颇,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没有基督教为参照就无法真正深刻地理解福克纳的作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要引用《圣经》, 几乎每一部作品里都可以发现基督教原型, 如耶稣基督、伊甸园、十字架、罪与罚等等。如《押沙龙, 押沙龙!》、《去吧, 摩西》, 其书名、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皆直接取材于《圣经》, 并将其寓意融入其

基金项目: 楚雄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05 - YJRC08。

收稿日期: 2008 - 11 - 03

作者简介: 袁秀萍 (1970—), 女, 云南楚雄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中。作家自己曾讲,他自幼背诵经文,长大后常读《圣经》,尤其是《旧约》,因此引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确,基督《圣经》与福克纳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影响既涉及到表层,也牵涉到深层。本文尝试分析小说《喧哗与骚动》和《圣经》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揭示作家对人类命运所作出的苦苦探索及其所倡导的信仰。

“那一天他说起来吧”、“耶稣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摩西的手杖”、“可以说是去到了死荫的幽谷”、“我当时就知道他是我的喜悦我的救贖”、“那儿反正既非牛奶巷也不是蜂蜜路”……只要一翻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们就会立刻察觉到类似的《圣经》典故和故事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喧哗与骚动》的故事以基督受难为原型,并将其融入书中,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层次,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加深了作品的意义。如《喧哗与骚动》的第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1928年4月6日、7日、8日,恰好都在复活节的一周里:基督受难日、复活节前夕和复活节。第二章的标题是1910年6月2日,为基督圣体节的第8天——即再庆祝复活周的洗足沐曜日最愉快的一天。小说四章的4个日子就分别与基督受难的4个主要日子有关,而康普生家族每一个日子所发生的事又与基督历史和祷告书里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福克纳故意利用这4个日子,“强迫”读者对故事的隐藏意义加以注意。四章由4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同一故事——凯蒂堕落的故事。它们相互补充,使之完整。这种“多角度”叙事手法最早来自《圣经·新约》的“四福音书”。“四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分别是由耶稣十二门徒的大弟子彼得和基督教初期创始人之一的保罗的助手马可、十二门徒之一马太、保罗的医生路加和十二门徒之一约翰所作。“四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了解角度记载耶稣生平、言行、事迹,互相补充,各有特色。“四福音书”的前三卷因不少材料相同,甚至观点也大致相同,因此有“同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之称。而《喧哗与骚动》的前三章由康普生家的3个儿子叙述了凯蒂的童年、青年和成年,充斥的都是对凯蒂失贞的声讨,这与“同观福音”有某种相似之处。《约翰福音》记载了许多耶稣的言论,贯穿其中的主旨是:神就是爱,耶稣基督是神的爱的具体体现。而《喧哗与骚动》的第四章则通过黑人女仆迪尔西,体现了耶稣基督“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遗训。

此外,福克纳在小说中运用逆转式象征手法,将主要人物的活动与基督的遭遇平行并置。班吉讲述故事的那一天是他33岁的生日,而基督正是33岁时被处死并复活的。班吉原名毛莱,是康普生家的小儿子,后来父母取《圣经·旧约·创世记》中雅各的小

儿子班吉明的名字为他改名,表示父母对他的宠爱。但班吉是个白痴,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这暗示了班吉在现实中是一个无法复活、无法获救的基督。而昆丁自杀前不断地联想到基督以及与之有关的复活。他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看成是孤独的基督,可以通过死亡来拯救自己和凯蒂。凯蒂的堕落则象征着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昆丁所期望的救贖只是他自欺的幻想而已。《马太福音》中“最后的晚餐”席上,“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后代西方基督教徒常把面包作为耶稣圣体。在小说的“昆丁部分”,昆丁自杀前在面包店为一个穷苦意大利小姑娘买面包并亲切地称她为“小妹妹”,这时昆丁想到了意大利僧侣圣弗兰西斯称死亡为“小妹妹”,“妹妹”这一意象反复出现于昆丁自杀前亢奋而绝望的思考中。耶稣是为拯救世人而被害,昆丁则为妹妹的堕落,为南方传统价值的衰落而自杀。昆丁选择背负熨斗沉河自溺的方式实现他的死亡意愿;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受约翰施洗,然后作为救世主普渡众生,替世人施洗。基督教认为,以水进行洗礼,表示洗涤罪恶,这一仪式的含义后来逐渐进入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模式:罪孽深重的人,经过落水或溺死的“洗礼”后,灵魂和罪恶得到洗涤,可以得到新生。所以说,昆丁的自溺充满了宗教的原罪和拯救的色彩,他的死不无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遗风。

小说最后一章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象征着涤罪和净化的黑人教堂的宗教活动。但是,也就在复活节这一天,小昆丁与人私奔了,她的卧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时留下的一些杂乱的衣物之外,别无他物。据《圣经·新约·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被害后,身体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3天后基督复活的那天,彼得去基督的坟墓那里,只见细麻布还在,基督的遗体已经不见了。基督复活了,小昆丁却走向堕落。黑人牧师在教堂里以类似基督那圣洁的受苦的身姿,力劝信徒们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让他们相信“复活和光明”。在《圣经》中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耶稣为世人而流血,“羔羊的血”可以把世人的罪恶洗涤干净。而与此同时,杰生却在狂怒地追捕小昆丁。他的追捕与教堂里的涤罪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复活节的主题是拯救,但这种宗教拯救对现实世界却无能为力。通过这些对比,福克纳用基督的神圣与复活反衬出康普生家族子孙的自私、互相仇视和无法获救。神话模式的运用,除了给作品增添了一层反讽色彩外,也使它从描写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

《圣经·创世记》讲述了世界的由来,说上帝造就的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生活在伊甸园。伊甸园在文

学作品中往往是乐园、天堂的代名词，其实那不过是伊甸园的表层意象。其深层内涵恰好相反，表达的是孤寂、迷惘和背叛，以及由此产生的负罪感和恐惧感。福克纳采用基督受难这一原型的真正含义是堕落与救赎，以及与此相关的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女人的罪与罚等问题。作家自己曾说过《喧哗与骚动》是一个关于“失落的天真”的故事，这场悲剧的女主人公是凯蒂母女俩。<sup>[6]</sup>谈及作品的创作时，福克纳说：“开始，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画面是有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爬在树上，从窗子里偷看奶奶的葬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兄弟听”。<sup>[7]</sup><sup>(P31)</sup>这一意象使我们想起了一个不安分的女性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条蛇从屋子底下爬了出来，杰生说他不怕蛇，凯蒂说他肯定怕，她倒是不怕……”凯蒂开始爬树的时候，威尔逊提醒她：“你爹关过叫你别爬树的”凯蒂说：“那是好久以前了。我想连他自己都忘掉了……”。<sup>[8]</sup><sup>(P40-42)</sup>这些情节都与伊甸园中夏娃受蛇的引诱偷食禁果的情节暗合。夏娃是整个人类堕落的祸首，而凯蒂则是使康普生家族堕落的祸首。

## 二、《喧哗与骚动》与象征意象

福克纳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具有原型意义的重复意象和随伴意象，构成复杂的隐喻和象征，用于营造气氛或透射寓意。在书中重复出现的意象有火、水、影子、镜子等。火是个复杂的意象，它象征着光明、温暖、净化，又象征着毁灭、灾难、惩罚。基督教中的一些重要节日都与火有关，如四斋节、仲夏节、万圣节、复活节等。火常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圣经》中的上帝常在火中显现。同时，火又是上帝惩罚人类的重要手段，上帝愤怒时总是用火烧人类，以此惩戒邪恶。对班吉来说，火代表着温暖和家庭温情，所以他只要望着燃烧的炉火就会马上安静下来；对昆丁来说，火象征着净化，他一直希望自己和凯蒂的灵魂被地狱之火所包围，希望地狱之火能烧尽旧世界留下的罪恶和新世界给他们带来的耻辱。水在小说中是洪水的变体，和雨、河一样，是不祥、堕落和死亡的象征。死亡和失贞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康普生家族，白痴班吉的意识中频频回荡着死亡的旋律，反复出现大母娣去世那天晚上的情形。他凭着特异的嗅觉闻到父亲和哥哥昆丁身上有雨味，雨味在小说中象征着死亡的味道，结果康普生先生因酗酒而过早离开人世，昆丁则投河自溺。他们的死都与凯蒂的失贞有关，这又使她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联系在一起。而影子在书中象征着虚无和死亡。影子在白痴班吉部分的重复出现，烘托出一种哀叹人生虚无的悲剧气氛，规定了小说取自人生喧哗而无意义

这一特定情境，创造出作品的某种宿命论底色。昆丁部分不断提到“站在影子的肚子上”，“把影子踩到泥里去”。在西方的传说里，踩在自己的影子上被看成人即将死去的一种预兆，<sup>[9]</sup>因此，影子的意象暗示了昆丁的行将自杀。还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意象是镜子。在迷信或传说中，镜子具有区分善恶的作用。班吉喜欢坐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观看其他人的举动，这就引导读者通过班吉的眼睛来观察其他人物。他们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人视班吉为耻辱，瞧不起他，如康普生太太和杰生等；另一类人真心地爱护班吉，如凯蒂和迪尔西。后者在福克纳的心中是善的代表，前者则是恶的代表。班吉在整个故事中都保持了单纯的个性，因此他具有了衡量、区分善与恶的镜像作用。此外，在传说中不能照出影像的暗淡的镜子预示着厄运甚至死亡。<sup>[9]</sup>到班吉成年时，书房里原来明亮的镜子变成了“一滩黑影”，它暗示着康普生家族的没落及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它像一扇门”，关闭了昔日的荣耀和辉煌。昆丁部分出现了无数次钟表报时的描写，钟表是和耶稣相对的一种象征，基督象征共时的神话和永恒，钟表则象征着历史。昆丁砸烂钟表正是企图逃避历史，可是不断传来的报时声提醒他历史无时无刻不在。耶稣是伟大的，因为他超越了历史；而人类是无法超越历史的，历史只能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方式。福克纳清醒地、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南方失去的东西已无可挽回，南方社会的分崩离析必然伴随着传统价值世界的毁灭。

除了重复意象以外，福克纳还在书中陪衬性地穿插了许多随伴意象，对人物或情节的某种特定内涵起着演示作用。如班吉的活动范围常常局限于栅栏围起来的花园。这种封闭式的花园从象征的角度看，代表了人类失落的伊甸园。班吉常常提到凯蒂的身上有“树的香味”，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树象征着“生命之树”，将凯蒂与树联系在一起，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娃与智慧之树。昆丁在自杀前多次提到“优波流斯的猪”这个意象。在古希腊神话中，优波流斯是冥府的管理者，常以牧猪人的形象出现，因而猪象征着死亡，它折射出昆丁的自杀企图。昆丁十分厌恶忍冬的香味，忍冬是与凯蒂的失身相联系的，它代表原始的水不蛰伏的情欲冲动。在昆丁心中，凯蒂的贞操意味着康普生家庭的荣誉，四处弥漫的无所不在的忍冬香味，却暗示康普生家庭荣誉以及它身后的南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土崩瓦解。小说里种种重复意象和随伴意象相互交错，形成了含义深邃的象征链。

## 三、结束语

荣格曾指出原型象征的审美价值：“当原型的情境发生时，我们就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所操纵，这时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

中回响……谁讲到了原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了永恒的王国之中。”<sup>[10]</sup>(P120-122)《圣经》典故被福克纳频频借用，它们就似一个个窗口，通过此我们可以透视康普生家族的兴衰；能够迅速捕捉作品中人物那稍纵即逝的意识和讳莫如深的深层隐私。福克纳引用《圣经》神话原型和象征意象，突出了他利用自己创造的宇宙去探讨和表达人类内心世界冲突的种种普遍性问题的创作主题；演绎了他对人类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思索。使整部作品超越了对于个别人事的概括而上升到涵纳整个现代社会精神的高度，甚至是上升到涵纳整个人类存在的高度，从短暂走向永恒，成为一部拯救同代人的“圣经”。这种原型模式和象征意象包含了作者无须多言的讽喻和爱憎分明的评价，并使《喧哗与骚动》成为了一则探讨人类命运和现代人的精神出路的“现代神话”。

参考文献：

- [1] 黄明嘉. 寻觅莱茵河底的“宝物”——伯尔小说的神话原型窥测[J]. 外国文学评论, 1998, (1).  
 [2] 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3] 荣格. 集体潜意识概念[A]. 高觉敷.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4] 赖干坚. 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6.  
 [5] Linda Welshimer Wagner. ed. *William Faulkner: 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 USA: Michigan State Univ. Press. 1973.  
 [6] 李文俊编选. 福克纳文学评论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7] Gwynn, Frederick L. and Josephl, Blotner, 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9.  
 [8]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9] 汉斯·比德曼.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Z].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  
 [10]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 苏克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责任编辑 徐芸华)

**Christian Archetypes and Symbolism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YUAN Xiu - ping<sup>1</sup>; FAN Shu - yu<sup>2</sup>

-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675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675000, China)

**Abstract:** Faulkner is expert in wide employment of Christian archetypes and symbolic images to enable his masterpiece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o transcend specific plots and time and space and reach a higher point of studying human being. It has been presented as a “modern myth” which discusses human fate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destination of the modern man and discloses Faulkner’s deep and objective exploration into human and society.

**Key word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he Bible*; archetype; symbolism